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回忆 雪峰

HUIYI
XUEFENG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HUIYI XUEFENG

回忆雪峰

包子衍 袁绍发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忆雪峰/包子衍, 袁绍发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2

(文史资料百部经典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7156 - 8

I. ①回… II. ①包…②袁… III. ①冯雪峰 (1903 ~ 1976) —纪念文集
IV. ①K825. 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9049 号

责任编辑: 全秋生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插页: 12 页

印 张: 23. 25 字数: 33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前言

我因年老，脑力日衰，捉笔也不稳，写点东西已十分费力。《回忆雪峰》的编者却给我送来了该书的目录和资料，要我为书作序。雪峰同志是我难以忘却的战友，我们有着深深的相知和密切的交往。所以几经踌躇，勉力写下几句话，以供编者和读者参考。

雪峰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许多贡献；他又是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为发展我国的文艺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是鲁迅的忠诚学生和战友，和鲁迅一起发起和主持了“左翼作家联盟”，在鲁迅逝世前的半年里，他一直是在鲁迅身边，是他具体领导和安排了鲁迅的葬仪，后来他又学习和宣传鲁迅，为捍卫我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光辉旗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为人，正如其名，雪山之峰，崇高洁白，忠诚无私，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可是，这样一位好同志后来却受到了极大的冤屈，经受了近二十年艰难痛苦的历程。但是，在逆境中他没有消沉，在这近二十年里，他始终默默而又勤奋地工作着，直到黯然长逝。雪峰同志生前没有能实现重新回到党的怀抱的心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沉冤才终于得到昭雪。党对他做出了正确的结论，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许多熟悉他的战友和同志都回忆了他战斗的一生，使他这一颗被埋没了的珍珠重新闪耀出光彩。



现在，雪峰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了。在他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把党和人民对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度评价，把许多同志和战友对他的回忆和怀念。汇集起来，编印成这一本书，以纪念逝者，教育来者，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大家一定能从这本书里看到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伟大文学家的光辉一生，从而得到极大的教益。

胡愈之

1985年7月30日



CONTENTS 目 录

- 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 冯夏熊 / 1
- 诗人冯雪峰 楼适夷 / 21
- 我与雪峰往还二三事 江天蔚 / 28
- 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 施蛰存 / 32
- 冯雪峰与义乌中学试鸣社 宗松山 / 40
- 他活在善良人的心里 李霁野 / 43
- 悼雪峰 丁 玲 / 47
- 深切的怀念 胡 风 / 56
- 我有义务为雪峰同志写几句 宋任穷 / 62
- 冯雪峰在长征中 莫文骅 苏 进 / 64
- 我所知道的冯雪峰 胡愈之 / 69
- 无私无畏的冯雪峰同志 郑育之 / 77
- 整理上海地下党时期的雪峰同志 王尧山 / 86
- 我的纪念 巴 金 / 89
- 我的良师益友 黄 源 / 94
- 追怀雪峰 唐 弢 / 97

目 录 CONTENTS

- 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 林秋若 / 120
- 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 叶 苓 / 130
- 永别的纪念 赖少其 / 140
- 怀念同牢难友——雪峰同志 吴大琨 / 146
- 三次追悼 李士俊 / 155
- 只留清气满乾坤 蒋 路 / 170
- 关心他人胜过自己 沈可人 罗 迦 / 181
- 他首先是共产党人 汤逊安 / 185
- 他以晶亮纯青的心，俯视浓绿的大地 田仲济 / 191
- 一件不寻常的长衫 海 宇 / 196
- 冯雪峰同志与方志敏烈士的遗稿 刘哲民 / 203
- 关于雪峰文艺思想的几件事 陈 涌 / 210
- 病床前的回忆 扬 尘 / 216
- 四十年前的一面 丁景唐 / 227
- 一个无私的忘我的人 王士菁 / 230
- 带着歉疚的回忆 敏 泽 / 248
- 雪峰同志和《保卫延安》 杜鹏程 / 256
- 纪念冯雪峰同志 韦君宜 / 269
- 夕阳，仍在放光发热 陈早春 / 276
- 我的怀念与感激 朱 正 / 297

教益铭心忆冯老 裘 沙 / 301

永不消褪的记忆 包子衍 / 306

附 录

回忆录中的冯雪峰 / 312

悼词、挽联、挽诗选 / 331

雪峰生平简表与续表 包子衍 / 346

出版说明 / 362



回忆雪峰

HUIYI XUEFENG

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

冯夏熊

中国的作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对于自己子女的有志于文学事业，无不曾经表示过反对甚至严厉禁止。这样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在中国文坛上脚踏实地地开拓着的新老作家们，是具有何等的毅力和勇气。

中国的作家，对于自己的遭遇，并不是一群感觉特别迟钝的人。他们之中的精明者，早就背着作家的头衔吹吹打打地当官去了；他们之中的自知者，也已退避三舍，悄悄地舍弃了作家的身份；他们之中的忠厚者，则往往逆来顺受，吞着声苛责自己。

他们之中自然有另一种类型的人。这是一些倔强者，他们能咬牙，肯牺牲，在委屈下坚持，在绝望中希望。他们的最大长处，就是甘于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起承受这历史的磨难。这一群，就是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们。他们一肩肩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优良的过去和美好的将来。

冯雪峰就是这行列中的一员，虽然他已经死了。

他，从18岁时发表第一首题为《到省议会旁听》的诗作，到临死前不久写下最后一则寓言《锦鸡和麻雀》，在长长的55年时间里，与中国的新

文学运动结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浸透了血和泪的关系。有的研究者形容他是新文学运动浪尖上的人物，但这并不确切；从沉浮起伏的情状上看，不如说他是漩涡中的搏击者。因为不论是在他活跃于文坛之日，还是在他被逐出文坛之后，甚至在他死后的每一场论争，他几乎都置身其中，每每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一席。

挨牛鞭的学生

1903年6月，冯雪峰出生在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名叫神坛的山村里。在江湖码头上，以义乌为中心的这一带山乡以“拳头”著称，因为这里除了贫穷，就只剩下山民的剽悍了。

在历史上，这一带山乡也曾出过一些漂亮人物，不过都是些“乡巴佬”——我借沈从文先生一词。明朝大将戚继光所以能叫倭寇望风寒胆，是因为他手下有三百不知死活的斗士——全是从这儿招募去的山民——这算是所出的“军事人才”吧。在上海、杭州一带繁华城市里开柴炭铺子的，尤其是那些担挑斧劈、脸叫烟熏得黑黑的小伙计们，几乎全是这里来的山民——这算是所出的“经济人才”吧。那个反对女皇武则天的唐朝诗人骆宾王，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歌颂历史上的清官的历史学家吴晗，以及那位中国的诗歌爱好者含泪注视着的诗人艾青——这算是所出的“文才”吧。不同于别处文人的是，在他们身上，我们总能发现质朴、耿直和倔强，在他们脍炙人口的诗文里，也都有一些土产的“拳头”味道。

9岁的时候，冯雪峰搁下牛鞭，离家进了学堂。这是他祖父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策。这位勤奋耐劳而又富有心计的农民，正全力以赴地要为自己创建一份家业。他的儿子是一个身强力壮、样样农活都精通，还会唱几句小曲去勾引女人的家伙，只有老头一个人能够驾驭他，不用鞭子就能使他不敢走上二流子的道路。就这样，老人决定在这个祖祖辈辈不识一字

的家庭里，给长孙安排一个能写会算的重要角色。

对于冯雪峰学习的刻苦和成绩的优异，祖父是十分鼓励而且喜形于色的。这位老人甚至将孙子写过的每一页纸片都收藏起来，一面虔诚地说：

“弄脏字纸要遭雷劈的！”但是几年以后，祖父就开始防范一般读书人常会产生的“离心”倾向，按常例给孙子领来了一个13岁的童养媳，想以此来把孙子拴在自己的发家事业的车子上（后来，这位童养媳由于品行不端被送回娘家）。

父亲对冯雪峰却常常流露出一种不可压抑的专横和嫉恨。当他刚从学校回家还未来得及脱去布鞋布袜打赤脚之前，父亲已经开始踢他，骂他是舍不得脱下鞋袜的“臭铁匠”了。只要他一回家，就得下田干活，上山砍柴，或者放牛割草，不得稍有闲暇。所不同的是他当学生以后，所挨的鞭打反而更多更重了。

真正爱冯雪峰的，是后来死于痨病的母亲。她的吞声的劳作，她的伴着泪水的眠歌和倾诉，她的苦痛的慈爱，才是冯雪峰走上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真正启蒙。

小学毕业之后，冯雪峰背着家庭偷偷跑到金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为一位同学考上了金华中学，得到的报酬是这次赴考的路费和食宿费。然后他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设在金华的浙江第七师范。由于读师范有官费津贴因而需资甚少，又由于他的优良成绩，祖父后来宽恕了他的这一举动。

1919年5月4日发祥于北京的反帝反封建新文化运动，很快地也把这个小城市的学生们激励起来了。这儿发生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进行罢课抗议的风潮。冯雪峰是这次事件的带头人。他被开除了学籍，在金华已无他立足之地。

冯雪峰随即来到省会杭州。就像山涧里的细流归于江河，他闯进了新的生活的门。从此，除了对于故乡和亲人们的时时隐痛的思念而外，他蜕退了家庭的以及旧时代对自己的束缚。这是祖父事先完全不曾料到的；而父亲在咒骂的同时气得折断了牛鞭；只有母亲却难得地破涕为笑。

湖畔诗人

杭州历来以丝绸、湖光山色、艺术，以及关于爱情的优美的神话传说著称于世。但少年冯雪峰只身流落到这里来的时候，正是由于封建军阀长年专横统治和“仇货”的滥销而桑农破产、织业凋敝、西子湖山水风景也蒙上了一层暗淡寒色的年头。不过，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里的青年们正着手去锤炼古老的艺术，青春萌动，火闪星花，倒是别有一番动人的景象。

冯雪峰考进了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他有幸得到老一辈文学家叶圣陶、朱自清和陈望道等诸位先生的教诲。在白发满鬓的凄楚暮年，他仍然怀念着这几位恩师，正是他们扶持着他迈上了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最初一程。同学之中，冯雪峰与之结成知己的有柔石、潘漠华、魏金枝、汪静之等人。这些人的血性、热情和友谊，使冯雪峰的情操更高尚更纯洁，使他在前进的道路上脚步更坚定，使他在百折中始终没有丧失力量，也使他在日后迭至的严峻、酷寒和孤寂的时刻，仍然能保持着那种柔情。

1921年冯雪峰18岁时，开始写作新诗。次年三四月间油菜花黄时，他和上海来的友人应修人，以及潘漠华、汪静之，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连日放怀高歌低吟，情投意合，随即以湖畔诗社名义自费出版了他们的新诗合集《湖畔》。不久，19岁的冯雪峰和比他大不了几岁的三位诗友，就被中国新文坛以及广大的青年读者誉以“湖畔诗人”的美名。

一年以后，湖畔诗社又出版了第二本诗合集《春的歌集》。在这两本诗集里，总共选收了冯雪峰的二十八首诗及一篇散文。

诗集《湖畔》完全出乎书商们的意料，也出乎这几位穷作者本人的意料，受到了青年读者们的热情欢迎，销路极佳，三千册书（在当年，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印数）很快售完。显然，青年诗人们在西子湖畔吹起的芦

笛，也拨动了同辈人们的心弦，犹如拂过西子湖面的一阵清风，也拂过了人们的颜面。不久，冯雪峰所写的《落花》等诗篇，进而由青年学生们自行谱曲，在他们中间广为传唱。

在当时，中国文学界对《湖畔》在新诗坛的出现是十分重视的。郭沫若、郁达夫，以及叶圣陶、朱自清等文学家，都对它表示了热情的赞赏。

《湖畔》作为新诗集，从出版时间上讲，它比轰动一时的郭沫若的《女神》晚10个月，排为在中国新诗坛出现的第五本新诗；而从影响范围、获得成功的角度上讲，它仅次于《女神》，列为第二。从诗的艺术风格上讲，《湖畔》与浪漫主义的《女神》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湖畔》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获得成功的现实主义新诗作。

冯雪峰这个时期的作品，明显地打上了五四运动反封建、争自由精神的烙印。

饥寒交加中的窃火者

诗歌可能会给诗人带来精神上的富裕。但是冯雪峰在物质生活上却常常陷入窘境。他不得不辍学，去当事务员，去当小学校的代课教师，或者干脆去当失业者。而人民大众的不幸，终于促使社会生活更为震荡，这也促使冯雪峰更觉得了精神上的饥渴。他决定步朋友柔石、潘漠华的后尘，到北国去，企望着能够进入全国青年人心目中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以开始新的追求。

1925年初，冯雪峰告别了温柔而又时常令人伤心的西子湖畔。迎着扑面的风沙，冒着刺骨的严寒，他揣着一颗热烈而虔诚的心，来到严峻的北京。

然而他没有资格成为北京大学的正式学生——囊中缺乏充饥之物。但是他拿着潘漠华的听课证，时常也能跻身大雅之堂，度过他一生之中最为温暖最为明亮的若干时辰。当时，鲁迅先生是最吸引他的一位老师。

此时，冯雪峰腹中虽然经常空虚，肌肤虽然时感风寒，但是生活却也充实而忙碌：他除在课堂上听课而外，还充当文字校对，计字以换铜子；充当家庭教师，计时以兑铜板；再拿着这些铜子铜板，换回烧饼、火烧之类以及必不可少的书籍。

与此同时，他以极大的毅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完全自修的方式学会了日本文，使得他能够阅读大量的日文书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日本人一向是以大量、广泛、迅速翻译外文书刊著称于世的）。他后来也曾以授日语换烧饼。女作家丁玲当初就曾经一度是他的日语学生。他除了在大学的图书馆阅读室里避寒而外，简陋的学生公寓里的小铁炉旁，以及同学们暂时空出的铺盖里，都曾经是他取暖和休眠的地方。

1926年初，冯雪峰开始从日文翻译普列汉诺夫、卢那卡爾斯基等人著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和其他介绍苏俄文学艺术的书籍。稍后，他的这项工作得到了鲁迅先生的亲切指导和大力支持。

从1926年开始算起，在以后的四五年时间里，冯雪峰总计翻译了12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和介绍苏俄革命文艺运动的书籍，另外他还翻译了包括马克思、列宁的著述在内的三十多篇单篇论文。

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出版和发表，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来说，实在具有开拓性、奠基性的意义。不论是从时间的早晚上来看，还是从所完成的工作量上来看，在当时，冯雪峰都是名列前茅的。而且，他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所建立的这一项功绩，早就为鲁迅先生所肯定了。

除饥寒劳累外，冯雪峰在进行文艺理论翻译的过程中还付出了别的代价。在理论上，他是坚持“硬译”的，这使得他的文笔变得生涩，以至在他以后的著述中留下了颇为明显的痕迹。后期，当冯雪峰在从事寓言和长篇创作的时候，曾经颇为苦恼地感觉到了自己所受的这一影响。他不得不下决心一遍一遍地诵读自己写下的作品，从语言文字上一遍一遍地修改。他还大量地背诵《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以及《红楼梦》等书的片段。每逢那种时节，他有节奏地摇摆着白头，恰像旧时在戒尺威胁下的私塾童子。

冯雪峰所付出的另外一项代价是，这时，他几乎停止了写诗。现在发现的他在那个时期写的诗和散文，仅有可数的几篇。不过，通过这为数甚少的诗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仍然保持着那颗诗人的心。他赞美在劳动者的脸上所流露着的质朴和泥土的清香，他呼唤在寒夜里的儿童们把篝火烧得更旺。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方背叛了革命。腥风血雨迅速蒙迷全国。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当时学术界的忠厚长者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军阀绞杀。在这样极端恐怖的日子里，偷生者叛离，懦弱者动摇，悲观者消沉，而坚毅者却显示了斗士的本色。这一年6月，冯雪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战士。

这一年11月，北京的北新书局被军阀查抄，冯雪峰为纪念李大钊等战死者，曾在自己的一部译稿的扉页上写了“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的题词，这次也被查出，他因而被当局通缉。

1928年初，冯雪峰离北京南下。依然饥寒交加，两手空空。不过，比起来时已有所不同：在他诗人的心灵的外面，已铸就战士的性格。

他所钦佩的人（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文学运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与变迁。随着鲁迅移居到上海，其中心实际上也转移到了上海，然后开始了一场以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己任的创造社“批判”鲁迅为主要内容的“论战”。

冯雪峰到达上海之际，正是这场论战围着鲁迅进行之时。1928年5月他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指出：“创造社改变了方向，倾向到革命来，这是十分好的事，但他们没有改变向来的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这却是十分要不得的。一本大杂志有半本是攻击鲁迅的文章，在别的许多的地方是大书着‘创造社’的字样，而这只是为要抬出创造社来。对于鲁迅

的攻击，在革命的现阶段的态度上既是可不必，而创造社诸人及其他等的攻击方法，还含有别的危险性。”

冯雪峰在文中还指出：“在艺术上鲁迅抓着了攻击国民性与人间的普遍的‘黑暗方面’，在文明批评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是鲁迅。”

应该说，这篇文章对鲁迅的伟大作用估价得很不够，对当时的创造社以及后来的人们攻击鲁迅的危害性也估计得很不足，但它毕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开始正确评价鲁迅的首篇，是要求左翼文学运动联合起来的第一声呼号。

由于鲁迅始终保持着严正的态度和令人信服的论点，也由于许多人的觉悟，特别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领导人的干预，这场论战暂时得以停止，从而使左翼作家的首次联合成为可能，为鲁迅率领左翼作家们去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准备了条件。

1928年12月9日夜晩，柔石把自己的好朋友冯雪峰介绍给了鲁迅。从此他与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鲁迅的忠实学生和战友。

1929年底和1930年初，他和柔石陪同鲁迅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和建立。以后，冯雪峰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左翼文化战线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沟通了党和鲁迅之间的关系。

1931年4月20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同广平、海婴、文英（作者注：即冯雪峰）及其夫人并孩子往阳春馆照相。”在19日整个通宵，冯雪峰率江丰、楼适夷等，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秘密编印完毕。这是一本专为纪念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为反击白色恐怖、为鼓舞生者踏着战死者的血迹继续前进的刊物，在它上面刊登有鲁迅的著名悼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以及冯雪峰的评论《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

1933年底，冯雪峰离开上海前往红色根据地。后来参加了长征转移到西北。1936年4月间，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指派他重回上海。那时，又

一场围着鲁迅的论战正在左翼文艺界展开着。6月间，鲁迅虽在病中，仍然被迫进行答辩，由冯雪峰（O.V.）笔录了他的两篇重要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8月初，鲁迅所写《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原稿，现存于鲁迅博物馆，可以看出是在冯雪峰写的草稿上，由鲁迅亲自删改增添而成。

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还珍藏着一份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其中包括有毛泽东同志的名字——这份名单是冯雪峰在1936年10月主持鲁迅先生丧事期间亲自留下的笔迹。

还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中，冯雪峰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他所接近的人说过：“我一生中最钦佩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

还在鲁迅生前，陈望道先生就鲁迅和冯雪峰之间的关系，曾经说过：“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

本来，朋友之间的友谊，不论生死，都无须证明。但是在鲁迅离世20年之后，冯雪峰却因为这一美好的友谊而受到责难。他被指责破坏了党和鲁迅的关系，蒙骗了鲁迅，从而犯下了反党之罪。他甚至被这一友谊的见证者当众斥之为“不但吃鲁迅，还欺骗了鲁迅，损害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

马背上的书生

20世纪30年代冯雪峰在上海的七八年完全处于地下状态，他主要是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但同时也编过《萌芽月刊》《前哨·文学导报》等刊物，写过批判梁实秋、批判“民族主义文学”和批判“第三种人”的文章，也写过一些文学评论文章。

他和所有秘密工作者一样，经常处于被敌人追逐的危险境况中。